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Poetic Writing of Sexual Difference:
A Study of Hélène Cixous's *Écriture Féminine*

性别差异的诗意书写

——埃莱娜·西苏理论研究

郭乙瑶◎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巴特勒
身体、语言、女性性为中心》阶段性成果（项

Poetic Writing of Sexual Difference:
A Study of H el ene Cixous's * criture F eminine*

性别差异的诗意书写

——埃莱娜·西苏理论研究

郭乙瑶◎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差异的诗意书写: 埃莱娜·西苏理论研究/郭乙瑶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2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项目)
ISBN 978-7-303-16074-7

I. ①性… II. ①郭… III. ①西苏—妇女文学—文学
研究 IV. ①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062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XINGBIE CHAYI DE SHIYI SHUXIE AILAINA XISU LILUN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85 mm × 210 mm

印张: 11.5

字数: 256 千字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杨 帆 责任编辑: 杨 帆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天泽润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导 论 “心生言立”：西苏理论缘起/1

- 第一节 西苏本人对“理论”的界定/6
- 第二节 西苏理论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13
- 第三节 研究现状/18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33

第一章 批判与超越：性别差异理论/39

- 第一节 “不耻支离”：对弗洛伊德的批判/42
- 第二节 “并行不悖”：女人、妇女、女性/49
- 第三节 “精神陶醉”：享欲论/68
- 第四节 “和而不同”：他者双性同体论/79
- 第五节 “大爱无疆”：“赠礼”理论/95

第二章 继承与发展：语言观/118

- 第一节 继承：对拉康语言理论的内化/121
- 第二节 对话：女性主义者的语言观之争/127
- 第三节 他者“想象”：西苏的语言观/136
- 第四节 “第三身体”：妇女的语言/154

第三章 书写与身体：“女性书写”理论/172

- 第一节 “金声玉振”：“女性书写”的背景及争鸣/176
- 第二节 界定身体：文本与主体/183
- 第三节 “书写身体”/“用身体书写”/193
- 第四节 “女性书写”理论/204

第四章 死亡、梦与根：“女性书写”的三个梯阶/228

第一节 他者的“向死而在”：对死亡问题的阐释/230

第二节 身体到身体的旅程：对梦的理解/247

第三节 走向自由：对根的追求/264

第五章 诗学与哲学：对“女性书写”理论的实践/282

第一节 有形诗与无形画：绘画的隐喻/284

第二节 天籁之音：声音/音乐的隐喻/295

第三节 “夏娃的苹果”：橙子的隐喻/308

结 语 “独秀前哲”：20世纪理论花园中的奇葩/327

埃莱娜·西苏年表/335

参考文献/342

后 记/360

导 论

“心生言立”：西苏理论缘起

著名的思想家、批评家、教育家埃莱娜·西苏在法国本土是位家喻户晓的作家和剧作家，著有小说、戏剧、专著近 60 部，各种文体的文章 150 多篇。但是在海外（英美学界尤甚），却被看作“新法国女性主义”的主要“斗士”和“女性书写”理论的创始人以及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这主要由于其 1975 年发表的《美杜莎的笑》（1976 年被译成英语）以及《突围/出发》（1977 年被译成英语）。其实，西苏在其名扬海外之前就已经发表小说 11 部、戏剧 2 部、专著 3 部以及学术论文或其他文体的文章近 70 篇，并因此备受瞩目，是法国当时接受采访最多的女性作家，其受重视程度从一封读者来信中可窥见一斑：“我知道你异常繁忙，每天收到大量的妇女来信，虽然你非常希望能够一一回复，但因数量巨大而无法做到。”^①

本书主要以西苏早期（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早期）创作的理论文本为中心，对其性别差异理论、语言理论、书写理论等进行分析研究，以期系统展现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内涵和实质。这一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西苏的著作具有“多元性”、“流动性”、不断对所在世界“提出质疑”的特点，所以“只注重西苏的理论会冒一种危险：会诱导人们只听到一

^① Beatrice Cameron. “Letter to Hélène Cixous”. *Sub-Stance*, 1977, 17: 150-165 (159).

种声音，只关注一个方面”^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苏本人看重自己的作家和诗人身份，不承认自己是“理论家”或“哲学家”，同时，“无论在个人言论，还是在作品中都不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都定位在一个敌视，或者说是‘超越’女性主义的立场上”^②。但是，她的名字在法国本土以外，却主要是与“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女性书写”理论尤其是“书写身体”/“用身体书写”紧密相连的。她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最大的当推《美杜莎的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和《突围/出发》(*Sorties*)等理论著述。

①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

② Alice A. Jardine.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 其他学者对此问题也做过研究，发现西苏对于“女性主义者”一词非常反感，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对男性的排斥，并以另外一种专制，即妇女的专制来代替男人现存的权力，而这正是西苏所要消解的；第二，从西苏本人的愿望看，她的这种反感表现的正是她疏远任何政治团体或政治事件的愿望。此观点参见 Martine Motard-Noar.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Other: Criticism as Felicity”, in Lee A. Jacobus and Regina Barreca, eds. *Hélène Cixous Critical Impressions*.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s, 1999: 91-110(107). 西苏把“女性主义”看作“关于性别差异的英美式特殊能指”，而本书将在更加宽泛的语境中运用“女性主义者”这一术语，用以指关注性别差异以及妇女声音的所有人。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西苏定位为“女性主义者”，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西苏疏远“女性主义”的立场有些相悖，但为论述方便，仍做如此界定。其实此举也有前例可循，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多丽丝·莱辛等人也都拒斥学界为其定位的“女性主义者”身份。

西苏在这两部力作中首次提出了“女性书写”理论，该理论与之前或同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不同，它非但不抹杀性别差异以寻求男女平等，相反，它强调、尊重甚至高扬、盛赞性别差异。“女性书写”理论发轫于对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质疑，这种质疑的目的并非旨在彻底消除差异，而是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解构其中一直隐含的性别等级制。

两篇文章被译介到英美等国家后，即被一些女性主义者奉为圭臬，西苏也因此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整个80年代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①。实际上，这两篇文章并不能完全而真实地展示西苏的思想全貌，而且由于这两篇文章，被女性主义者尊为“理论重镇”的西苏已经变成了一幅“素描式漫画”——其作品的某页、某段、某个句子甚至某个词组不断地被反复引用，甚至是误用、盗用。对此，西苏自己也指出，过度阐释这两篇文章而忽略其其他作品和思想会导致“评价”偏差，因为这两部作品并不能展现其思想全貌^②，它们只是她“年轻时候的习作”^③，是为“顺应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故意写就的”^④，正如她在为《埃莱娜·西苏读本》撰写的序言中

① Kelly Ives. *Hélène Cixous I Love You: The Jouissance of Writing*. Kent: Crescent Moon Publishing, 2008: 22.

② Ian Blyth. *Hélène Cixous: Live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3.

③ 汪民安：《我的巴黎行》，载《外国文学》，2006(5)。此语为西苏接受作者采访时所言。

④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

为自己定位的那样：“我通常——有时甚至是完全——被归类到理论家的行列中。这就是我在当代舞台上的面貌，就好像只有四分之一我在世界上存在着。”接着她又指出：“但是，只有完全的我才是有意义的我。”^①因此，把研究焦点放在西苏的理论上，对全面理解西苏思想而言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要帮助人们走出对西苏理解的误区，纠正人们对西苏所做的“女权主义斗士”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片面定位，还必须从她在学界曾一度造成百家腾越之势同时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颇具开拓之功的论文文本入手，因为只有对其理论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把她的论文文本置入其所处历史语境及其创作和思想演进的框架之内，才能够真正理解其论文文本所传达的思想，把握其论文文本在文学(批评)和思想领域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们在西苏所有创作中所占据的位置，才能真正明确西苏理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乃至 20 世纪西方理论思潮中的位置。因此，对西苏论文文本的梳理和研究虽然是一种“偏向虎山行”的举动，但符合解释学的循环：为理解整体，必须理解部分，而在理解部分的同时又必须理解整体，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就是“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②。

雅克·德里达经常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西苏本人及其著作的赞赏之情和艳羨之意，认为西苏的著作“气势恢宏”，是

① Susan Sellers, ed. *The Hélène Cixou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4: xvi.

② 钱锺书：《管锥编》，1 册，17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世纪既拥抱多元又一枝独秀”的作家^①，表示自己也想“像女人一样写作”。他甚至称西苏为“诗人思想家”^②，虽然这一定位稍嫌夸大其词，但西苏的理论的确具有“诗思合一”的特质，她在接受采访时就把自己的书写定位为“诗—哲学”(poetico-philosophy)^③。西苏与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以及西苏理论的重要地位，拉尔夫·科恩在为其主编的《文学批评的未来》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进行了精当的界定：“如果有人问我为何把她的文章作为本文集的开篇，我会回答说，因为作为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的西苏在用奔放的热情书写着理论，展示着书写在其生命中的意义，而且无论写作为她带来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她都为我们展示了写作如何使生存下去成为可能。理论对她而言，是一种对伦理和文化评价的责任，这种责任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公众层面的。”^④从科恩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西苏的理论既洋溢着诗人般的激情，又充斥

① 德里达的这个评价被印在西苏的新著《与德里达同在》(*Insister à Jacques Derrida*, Editions Galiléé, 2006。该书英译本于200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扉页上。

② 德里达对西苏的这一评价被许多在海外出版的西苏著作引用并印在封底显著位置，如后文将提到的《齐来书写》《写作的三个梯阶》《第三身体》等。把诗和思想相结合并非德里达的创新。例如，海德格尔认为：“诗和思分属人类揭示真理的两大原始方式。诗是去蔽、命名和开启，思乃聚集、庇护与统一。”为避免割裂，他倾向于“诗思比邻”，其晚年的《林中路》等就是一种哲人诗话。此观点参见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2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③ Bernadette Fort. “Theatre, History, Ethics: An Interview with Hélène Cixou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7, 28(3): 425—456.

④ Ralph Cohen, 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9: xx.

着对“伦理和文化”等问题哲人般的冷静思考，可以说，她创造了一种西苏式的、“诗思合一”的理论阐述模式，而这一切正是源于她对理论的独特看法。

第一节 西苏本人对“理论”的界定

西苏在《突围/出发》一文中指出：“‘女性书写’实践处于哲学—理论的范畴之外。”^①的确，她在书写实践中蔑视文学上的种种成规和体裁法则，试图把对体裁的超越作为“向文学传统、文化实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模式挑战的基础”^②。作为“诗人思想家”，她的许多著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是她对某些问题的哲学式反思，同时也是对前辈哲人（卡夫卡、弗洛伊德、拉康等）的理论范畴、理论观点所进行的特殊的、彻底的重新思考、定位甚至是移置。“从1968年开始，她的诗学全面研究并超越了理论——弗洛伊德、马克思、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最近的拉康、德里达和德勒兹的理论。借用蒙田的话说就是，她把他们的思想都变成了‘自己的妙品’。”^③与其他传（正）统理论著作不同的是，她没有运用“规范”的理论话语，而是使自己的“书写在诗与理论之间滑动，而且似乎有时创造的就是

① Hélène Cixous and Catherine Clément. *The Newly Born Woman*.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92.

② Cecile Lindsay. “Body/Language: French Feminist Utopias”. *The French Review*, 1986, 60(1): 46—55(47).

③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Hélène Cixous: Writing the Feminin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1: xxii.

一种理论的诗学”^①。西苏采用这种话语的原因在于她对“理论”有着自己的理解。

西苏认为，生活应该是真实而且具有连续性的，应该一直处于一种“沸腾的状态之中，一直在散发、传递着自身的含义”^②。传达生活意义的最佳方式是诗而不是理论或哲学，因为诗意写作的对象是不可阻挡也没有被阻挡的东西，是流动的、前进的，而且所有“前进的东西都是无形的、超然的、不可捕捉的”^③，理论或哲学只“满足于对‘静止客体’的思考”^④。这种思考需要一种非连续性和对流逝时间的切块分割，需要大段的时间安坐思考，这样，在西苏看来，理论所反映的就不是生活中最本真的东西，甚至是与生活的本质相对立的东西，因为所有“被停止、阻挡、攫住的东西，所有可以轻易被传达、获得的东西，统统会受到言语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被捕获和闭锁的东西都具有较少的真实性……有时理论在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但理论单独存在时却存在着一定的谬误”^⑤。然而，这并不是说西苏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不需要理论

① Morag Shiach. “Their ‘Symbolic’ exists, it holds power—we, the sowers of disorder, know it only too well”. in Teresa Brennan, ed. *Betwee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89; 153—167(155).

②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

③ Ibid: 2.

④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ed. *Readings: The Poetics of Blanchot, Joyce, Kafka, Kleist, Lispector, and Tsvetayeva (seminar 1982—1984)*.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92.

⑤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

的支持，相反，在她看来理论可以起到一种辅助手段的作用，是一种拓展深入研究的有利途径。西苏指出，应该给予理论这样一个定位：理论虽然有价值，值得全面研究，但它并不是一种终结，也不应该成为人们“盲目崇拜的对象”。“理论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接近文本的话语”，因此，对于理论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那就是“既不盲目崇拜，亦非一无所知”。^①

可以看出，虽然西苏认为“理论”这一术语具有反“运动”的性质，已经成为“学术界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词汇”^②，同时，作为“诗人”，她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定的，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西苏无视理论的存在，或者对理论采取敌视的态度。相反，对她而言，理论并不是一些人所恐惧的“怪兽”，而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甚至大有裨益的工具。不过，西苏进而又提出，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不能被理论束缚在“所谓学术方法或者是某种既定意识形态系统的框架之内”，而是应该对理论进行“诗意的超越”，这种超越虽然神秘、艰难、复杂，但却更加具有活力。^③ 这种“诗意的超越”，就构成了西苏所特有的理论文本书写“形式”（在这里，“形式”指特定

① Susan Sellers, ed. *Writing Differences: Readings from the Seminar of Hélène Cixou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4.

② Hélène Cixous. “Post-Word”, in Martin McQuilla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and Stephen Thompson, 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9-213(210).

③ Susan Sellers, ed. *Writing Differences: Readings from the Seminar of Hélène Cixou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5.

的理论话语和理论阐释方式)，因为在西苏看来，理论就意味着“通过诗歌来表达的一种哲学反思”^①。这样，本研究所观照的理论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理论文本，是诗与哲学冥想交织而成的文本，这种文本没有被完全封闭在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框架之中，而是完成了一种“诗意的超越”。

西苏的理论可以被归纳为“女性书写”理论，其核心是“性别差异”，但是她对性别差异的阐述既有别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是雅克·拉康，也不同于英美典型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至与同她一道被称为“法国女性主义三驾马车”^②的露西·伊利格瑞、朱丽亚·克里斯蒂娃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西苏在理论阐述时虽然运用了诗一样的语言，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

①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

② 西苏本人对此种说法并不完全赞同，因为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都是纯粹的理论家，她们并不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定位主要是由于西苏的某些理论观点与她们相近而致。也有学者指出，她们之所以被共同称为“三驾马车”，主要是因为她们有着相似的身份：西苏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伊利格瑞虽出生于法国，但后来移居美国；克里斯蒂娃来自于保加利亚。这样，她们三人从本质上说都对自己相对于主流社会的他者身份非常敏感。另外，她们都拒绝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参见 Lisa Walsh. “Writing (into) the Symbolic: The Maternal Metaphor in Hélène Cixous”, in Christina Hendricks & Kelly Oliver, eds. *Language and Liberation: Feminism,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347-365(361). 有学者甚至认为，“西苏也许是被称为‘神圣三位一体’的三位法国女性主义思想中最具有影响力，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被批评家和作家引用率最高的一位”。参见 Kelly Ives. *Hélène Cixous I Love You: The Jouissance of Writing*. Kent: Crescent Moon Publishing, 2008: 25.

也经常进行冷静的分析，但这些理论文本与其小说、戏剧创作虽不能说有云泥之别，依然是泾渭分明：她的理论文本虽然与其他正统的理论文本相比具有明显的“诗性”——充斥着大量的隐喻、双关和文字游戏等，但相对于其“永不停歇的、猛冲突进的文本(小说和戏剧)更容易显示出清晰的面目”。西苏自己也认为，她的理论文本能够比她其他作品更加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我的理论文本比我的其他作品更加容易被他人引用，因为我的小说和戏剧是流动的、飞奔的、无法让读者停息的。”^①

既然西苏更加看重自己的诗人和作家身份，而且在先锋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她非常不情愿被界定为“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或是“女权主义斗士”，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撰写诸如《美杜莎的笑》、《突围/出发》、《阉割还是斩首?》(*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齐来书写》(*Coming to Writing and Other Essays*)等具有强烈性属定见的文章/著作呢?对此，西苏有着明确的解释：

这些文本是我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故意写就的，目的是表明一种立场，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忽视它……《美杜莎的笑》以及其他同类文本是我所做的一种自觉的、教育性的、说教性的尝试。我个人是为了把某些反思进行整理和组织，以期强调一种最起码的知识、常识。……这些文本是为回应某一时期的特殊需求写就的，在这一时期，

^①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8.

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成为一种普遍的话语。^①

可以看出，这类具有强烈性别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论文本并不是西苏创作的主要部分，它们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西苏坚持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因其特殊经历在幼年时就已经形成的敏感——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对政治的敏感、对压抑和偏见的敏感，使得她的论文本从客观上来讲具有政治性：一种对他者地位的强烈意识和自觉捍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一种以“不容异说”为标识的侵犯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并不针对西苏个人，但是她依然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用西苏自己的话说，这种对他者地位的捍卫使她“脱离了自己的领域”，她在撰写这类论文本时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写作会被赋予一种对她来说非常陌生的“战斗”的姿态。^② 虽然西苏也认为这种捍卫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她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那段特定的历史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发挥了自我的作用。

在理论阐述以及建构理论框架的方法上，西苏本着“拿来主义”与“扬弃”并重的原则，对前人，尤其是乔伊斯、卡夫卡、莎士比亚、弗洛伊德、拉康等男性哲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并在自己的文本中自由运用。例如乔伊斯《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中

① Hélène Cixous and Mireille Calle-Gruber. *Hélène Cixous Root-prints: Memory and Life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

② Ibid: 5.

斯蒂芬·德达路斯飞出迷宫的故事、卡夫卡《审判》中门警与乡下人的故事、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的故事等或作为例证，或作为隐喻反复出现在西苏的理论文本中。西苏自己也承认，虽然对“刻板、界说性、决定性的”哲学式和分析式理论话语在心理上有种“抵抗”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对这类知识一无所知，相反，“为了抵达富含某些有益而又必要的知识的空间，为完成站在女性性立场上的全新的工作”，她还要认真研究理论话语并把它们作为表达自己观点的有力武器，不过她相信自己“既不是男性文化的囚徒，也绝不会被那种文化奴役或吓倒”。^①比方说，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西苏采取的就是典型的“扬弃”态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术语在西苏的文本中经常交织出现，但对于他们的理论，西苏采取的是吸纳、批判与超越并存的态度。对此，西苏在与她创办的研讨班成员的《谈话》中有着明确的解释。在《谈话》中她通过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驳斥了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理论所持的彻底摒弃的态度。她说，有些女性主义者彻底排斥弗洛伊德的理论，指责弗氏有明显的“厌女癖”，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在现实生活中摒弃一切男性发明一样荒唐可笑，如“飞机是由男性发明的，我绝不乘坐”。作为弗洛伊德最伟大发现的“无意识”就是理论家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绝不能忽视的存在。因此，对于已有的理论，西苏认为所应当采取的态度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后弗洛伊德的、德里达的电气和飞机时代，因此我们就要采取现代的方法，充分运用当代的交通工具”，搭乘“心理分析的

^①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Hélène Cixous: Writing the Feminin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1: 147.